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十六

張國

兒熟命述魂局

陸蕙娘立決到頭緣

探機密械總徒然

詭計奸謀亦可憐

賺得人亡家破日

還成撈月在空川

話說世間最可惡的是拐子、世人但說是盜賊、便十
分防備他、不知那拐子便與他同行同止、也識不出
弄誼搗鬼、沒形沒影的、做將來、神油也猜他不到、
倒在懷裡信他、直到事後曉得已此追之不及了、這
却不是出跳的賊、續隱然的強盜、今說國朝萬曆十
六年、浙江杭州府莊門外一個居民姓扈、年已望六、

媳婦新亡有兩個兒子兩個媳婦在家過活那兩個媳婦俱生得有些顏色且是孝敬公公一日爺兒三個多出去了只留兩個媳婦在家閉上了門自在裏面做生活那一日大雨淋漓路上無人行走日中時分只聽得外面有低低哭泣之聲十分淒慘悲咽却是婦人聲音從日中哭起直到日沒哭個不住兩個媳婦聽了半日忍耐不住只得開門同去外邊一看正是

閉門家裏坐 禍從天上來

若是說話的與他同時生並肩長便劈手扯住不放

好話
女宜聽

他兩個出去，縱有天大的事，也惹他不着。元來大凡婦人家，那間事切不可管，動止最宜謹慎。丈夫在家時還好，若是不在時，只宜深閨靜處，便自高枕無憂。若是輕易攬着個事頭，必要纏出些不妙來。那兩個媳婦，當日不合開門出來，却見是一個中年婆娘，人物也到生得乾淨，兩個見是個婦人，無甚妨礙，便動問道：「媽媽何來，爲甚這般苦楚？」可對我們說知。則個那婆娘掩着眼淚道：「兩位娘子聽着，老婆在這城外鄉間，王老兒死了，止有一個兒子和媳婦。媳婦是個病塊兒子，王丁分不孝，動不動將老身罵詈養贍。」

到底
具小心
和

又不周全、有一頓沒一頓的、今日、呖口氣與我的兄弟相約了、去縣裏告他忤逆、他叫我前頭先走、隨後就來、誰想等了一日、竟不見到、雨又落得大家裏、又不好回去、枉被兒子媳婦耻笑、左右兩難、為此想起這般命苦、忍不住傷悲、不想驚動了兩位娘子、多承兩位娘子動問、不敢隱瞞、只得把家醜實告他兩個、見那婆娘說得苦惱、又說話小心、便道、如此且在我們家裏坐一坐、等他來便了、兩個便扯了那婆子進去、說道、媽媽寬坐一坐、等雨住了回去、自親骨肉、雖是一時有些不是處、只宜好好寬解、不可便經官動

府壞了和氣失了體面。那婆娘道：多謝兩位相勸。老身且再耐他幾時。一遍一句說了一回。天色早黑將下來。婆娘又道：天黑了，只不見來。獨自回去不得。如何好？兩個又道：媽媽便在我家歇一夜。何妨？粗茶淡飯，便喫了餐。把那里便費了多少？那婆娘道：只是打攪不當。那婆娘當時就裸起雙袖，到灶下去燒火。又與他兩人量了些米煮夜飯。揩檯抹撻，擔湯擔水，一盞包收。多是他上前替力。兩個道：等媳婦們伏侍甚麼道理？到要媽媽費氣力。媽媽道：在家裡慣了，是做時便倒安樂，不做時便要困倦。娘子們但有事，任憑。

真是小
心處

事

批發書

第一六

三

老身去做不妨當夜洗了手脚就安排他兩個睡了那婆娘方自去睡次日清蚤又是那婆娘先起身來燒熱了湯將昨夜剩下米煮了蚤飯拂拭淨了椅桌力力碌碌做了一朝七了八當兩個媳婦起身要東有東要西有西不費一毫手脚便有七八分得意了便兩個商議道那媽媽且是熟分肯做他在家裡不像意我們這裡正少個人相幫公公常說要娶個晚婆婆我每勸公公納了他豈不兩便只是未好與那媽媽啟得齒但只畱着他等公公來再處不一日爺兒三個回來了見家裡有這個媽媽便將媳婦緣故

這是老
婆上
了老兒

兩個就把那婆娘家裡的事依他說了一遍，又道：這
媽媽且是和氣，又十分勤謹，他已無了老兒，兒子又
不孝，無所歸了，可憐可憐，就把妯娌商量的見識，叫
兩個丈夫說與公公知道。危老道知他是甚麼人家，
便好如此草草，且畱他住幾時，着口裏一時不好應
承，見這婆娘乾淨，心裡也欲得的。又過了兩日，那老
兒沒搭煞，黑暗裏已自和那婆娘摸上了。媳婦們看
見了些動靜，對丈夫道：公公常是要娶婆婆，何不
就與這媽媽成了這事，省得又去別尋頭腦，費了銀子。
兒子每也道說得是多，去勸着父親。媳婦們已自與

那婆娘說通了一讓一個肯擺個家筵席兒歡歡喜喜大家喫了幾杯兩口兒成合了過得兩日只見兩個人問將來一個說是媽媽的兄弟一個說是媽媽的兒子說道尋了好幾日方問得着是這里媽媽聽見走出來那兒子拜跪討饒兄弟也替他請罪那媽媽怒色不解千咒萬罵扈老從中好言勸開兄弟與兒子又勸他回去媽媽又罵兒子道我在這里喫口湯水也是安樂的倒回家裡在你手中討死喫你着這家媳婦待我如何孝順兒子見說這話已此曉得娘嫁了這老兒了扈父便整酒留他兩人喫那兒子

便拜扈老道你便是我繼父了我娘喜得終身有托
萬千之幸別了自去似此兩三個月往來了幾次
忽一日那兒子來道孫子明日行聘請爹娘與哥嫂
一門同去喫喜酒那媽媽回言道兩位娘子怎好輕
易就到我家去我與你爺兩位哥哥同來便了次日
媽媽同他父子去喫了一日喜酒歡歡喜喜醉飽回
家又過了一個多月只見這個孫子又來登門說道
明日畢姻來請闔家尊長同觀花燭又道是必求兩
位大娘同來光輝一光輝兩個媳婦已不得要認媽
媽家裡還悔道前日不去得堆下笑來應承次日盛

故爲新
實所以
示無定

救。了。隨。着。翁。媽。丈。夫。一。同。到。彼。那。媽。媽。的。媳。婦。出。來。
接。着。是。一。個。黃。瘦。有。病。的。日。將。下。午。那。兒。子。請。媽。媽。
同。媳。婦。迎。親。又。要。請。兩。位。嫂。子。同。去。說。道。我。們。鄉。間。
風。俗。是。女。眷。都。要。去。的。不。然。只。道。我。們。不。敬。重。新。親。
媽。媽。對。兒。子。道。汝。妻。雖。病。今。日。已。做。了。婆。婆。了。只。消。
自。去。何。必。煩。勞。二。位。嫂。子。兒。子。道。妻。子。病。中。規。模。不。
雅。禮。數。不。周。恐。被。來。親。輕。薄。兩。位。嫂。子。既。到。此。了。何。
惜。往。迎。這。片。時。使。我。們。好。看。許。多。媽。媽。道。這。也。是。那。
兩。個。媳。婦。也。是。巴。不。得。去。看。看。娶。子。的。媽。媽。就。同。他。
自。己。媳。婦。四。人。作。隊。兒。一。夥。下。船。去。了。更。餘。不。見。來。

金釵原
發絕無
疵迹真
是巧手

此特難
起

兒子道却又作怪待我去看一看來又去一回那孫子穿了新郎衣服也說道公公寬坐孫兒也出門望望去搖搖擺擺踱了出來只剩得爺兒三個在堂前燈下坐着等候多時再不見一個來了肚裏又亂心下疑惑兩個兒子走進灶下看時清灰冷火全不像個做親的人家出來到父親說了拿了堂前之燈到裏面一照房裡空蕩蕩並無一些箱籠衣衾之類止有幾張椅桌空着在那里心下大驚道如何這等要問鄰舍時夜深了各家都關門閉戶了三人却像熱地上碾礮鑽出鑽入訖到天明纔問得個鄰舍道他

每一班何處去了、鄰人多說不知、又問這房子可是他家的、鄰人道、是城中楊衙裏的、五六月前有這一家子來租他的住、不知做些甚麼、你們是親眷來徃了多番、怎麼倒不曉得細底、却來問我們、問了幾家、一般說話、有個把有見識的道、定是一夥大拐子、你們着了、他道、見把媳婦騙的去了、父子三人見說、忙若喪家之狗、踉踉蹌蹌跑回家去、分頭去尋、那里有個去向、只得告了一紙狀子、出個廣捕、却是渺渺茫茫的事了、那扈老兒要娶晚婆、他道是自得的、十分便宜、誰知到爲這婆子、白白裡送了兩個後生、媳

婦這叫做貪小失大，所以爲人切不可做那討便宜苟且之事，正是

莫信直中直

須防仁不仁

貪看天上月

失却世間珍

這話丟過一邊，如今且說一個拐兒拐了一世的人，倒後邊反着了一個道兒。這本話却是在浙江嘉興府桐鄉縣內，有一秀才姓沈名燦，年可二十歲，是嘉興有名才子，容貌魁峩，胸襟曠達，娶妻王氏，姿色非凡，頗稱當對家私，豐裕多虧那王氏守莊兩個自道佳人才子，一雙兩好端的是如魚似水，如膠似漆。

價相得只是王氏生來嬌怯懣懣弱病嘗不離身的
燦若十二歲上進學十五歲超增補廩少年英銳自
恃才高一世視一第何啻拾芥平時與一班好朋友
或以詩酒娛心或以山水縱目放蕩不羈其中獨有
四個秀才情好更篤自古道惺惺惜惺惺才子惜才
子却是嘉善黃平之秀才何澄海鹽樂爾嘉同邑方
昌都一般兒你美我愛這多是同郡朋友那他別外
府與燦若往來的不計其數大約不過是並時的才
人那本縣知縣姓稽單諱一個清字常州江陰縣人
平日敬重斯文喜歡才士也道燦若是個青雲決科

之器、與他認了師生、往來相好、是年正是大比之年、
有了科舉、燦若歸來、打疊衣裝、上杭應試、與王氏話
別、王氏挨着病軀、整頓了行李、眼中流淚道、官人前
程遠、大早去、早回、奴未知有福分、能勾與你同享富
貴與否、燦若道、娘子說那裏話、你有病在身、我去後
須十分保重、也不覺掉下淚來、二人執手分別、王氏
送出門外、望燦若不見、掩淚自進去了、燦若一路行
程、心下覺得不快、不一日到了杭州、尋客店安下、匆
匆的進過了三場、頗稱得意、一日、燦若與衆好朋友
遊了一日湖、大醉回來、睡了半夜、忽聽得有人扣門、

披衣而起、只見一人、高冠、敞袖、似是道家妝扮、燦若
道先生、寅夜至此、何以教我、那人道、貧道頗能望氣、
亦能斷人陰陽禍福、偶從東南來此、暮夜無處投宿、
因扣尊扁、多有驚動、燦若道、既先生投宿、便同榻、何
妨、先生既精推算、目下榜期在邇、幸將賤造推算、未
知功名有分與否、願決一言、那人道、不必推命、只須
望氣、觀君丰格、功名不患無緣、但必須待尊閭、天年
之後、便得如意、我有兩句詩、是君終身遭際、君切記
之、

鵬翼搏時歌六憶
鸞膠續處舞雙鳧

燦若不解其意，方欲再問。外面貓兒捕鼠撲地一响，燦若喫了一跳，却是南柯一夢。燦若道：「此夢甚是詭異。那道人分明說待我荆妻亡故，功名方始稱心。我情願青衿沒世也罷，割恩愛而博功名，非吾願也。」兩句詩又明明記得。燦來覆去，睡不安穩。又道夢中言語信他則甚。明日倘若榜上無名，作速回去了便是。正想之際，只聽得外面叫喊連天，鑼聲不絕，扯住討賞報燦若中了第三名經魁。燦若寫了票衆人散訖，慌忙梳洗上轎，見座主會同年去了。那座師却正是本縣稽清知縣。那時解元何澄又是極相知的朋友。

黃平之樂爾嘉方昌多已高錄俱各歡喜。燦若理了正事，天色傍晚，乘轎回寓。只見那店主趕着轎慌慌的，叫道：「沈相公宅上有人到來，有緊急家信報知。」候相公半日了，燦若聽了，緊急家信四字，一個衝心，忽思量着夢中言語，却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正是：

青龍白虎同行

凶吉全然未保

到得店中下轎，見了家人沈文，穿一身素淨衣服，便問道：「娘子在家安否？」謙着：「你來寄信。」沈文道：「不好說得，是官來。李公着寄信來，官人看書，便是。」燦若接過。

息

書來見封筒逆封心裏有如刀割拆開看罷方知是
王氏于二十六日身故。燦若驚得呆了。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雪水來

半晌做聲不得。驀然倒地。衆人喚醒扶將起來。燦若
咽住喉嚨。千妻萬妻的哭。哭得一店人無不流淚道。
早知如此。就不來應試也。罷。誰知便如此。永訣了。問
沈文道娘子病重。緣何不早來對我說。沈文道官人
來後。娘子只是舊病。嗚呼。不爲甚重。不想二十六日
忽然暈倒不醒。爲此星夜趕來報知。燦若又哽咽了。
一回疾忙叫沈文僱船回家去也。顧不得他事了。暗

思一夢之奇。二十七日放榜。王氏却于二十六日間
亡故。正應着那鵬翼搏時歌六憶這句詩了。當時整
備離店行不多路。却遇着黃平之擡將來。二人又是
同門相見罷。黃平之道觀兄容貌十分悲慘。未知何
故。燦若噙着眼淚。將那得夢情由與那放榜報喪。今
趕回家之事說了一遍。平之嗟嘆不已。道尊兄且自
寧耐。毋得過傷。待小弟見座師與衆同袍爲兄代言
其事。兄自回去不妨。兩人別了。燦若急急回來。進到
裏面。撫尸慟哭幾次。哭得昏昏。擇時人殮已畢。停柩
在堂。夜間燦若只在靈前相伴。不多時。過了三四七

衆朋友多來吊唁，就中便有說着會試一事的。燦若漠然不顧道：「我多因這鰓角虛名，賺得我連理枝分，同心結解。如今就把一個會元，撇在地下，我也無心去拾他了。」這是王氏初喪時的說話。轉眼間又過了斷七。衆親友又相勸道：「尊闕既已天逝，料無起死回生之理。兄枉自灰其志，竟亦何益？況在家無聊，未免有孤棲之嘆。同到京師，一則可以觀景舒懷，二則衆同袍劇談竟日，可以解悶。豈可爲無益之悲，悞了終身大事麼？」若燦勸不過道：「既承列位佳意，只得同走一遭。那時就別了王氏之靈，燭付李主管，照管羹飯。」

相案驚奇

卷十六

七

香火同了黃何方樂四友登程正是那十一月中旬
光景五人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京師終日成群
挈隊詩歌笑傲不時往花街柳陌閒行遣興只有燦
若沒一人看得在眼裏韶華迅速不覺的換了一個
年頭又早上元節過漸漸的桃香浪暖那時黃榜動
選場門五人進過了三場人人得意個個誇強沈燦
若始終心下不快草草完事過不多時揭曉單單笑
落了燦若他也不在心上黃何方樂四人自去傳臚
何澄是二甲選了兵部主事帶了家眷在京黃平之
到是庶吉士樂爾嘉選了太常博士方昌選了行人

厚如
此只該
伴靈

稽清知縣已行取做刑科給事中各守其職不題。燦若又遊樂了多時回家，到了桐鄉，燦若進得門來，在王氏靈前拜了兩拜，哭了一場，備羹飯澆奠了。又隔了兩月，請個地理先生擇地墳塋了。王氏已訖那時，便漸漸有人來議親。燦若自道是第一流人品，王氏恁地一個嬌妻，兀自無緣消受，并那里尋得一個，廝對的出來。必須是我日中親見，果然像意，方纔可議此事。以此多不着緊。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却又過了三個年頭，燦若又要上京應試，只恨着家裡無人照顧。又道是家無主，屋倒豎。燦若

自王氏亡後、日間用度、筋長腕短、十分的不像意、也
思量道、須是續弦、一個掌家娘子、方好、只恨無其配
偶、心中悶悶不已、仍把家事、且付與李主管、照顧、收
拾起程、那時正是八月間、天道金風乍轉、時氣新涼、
正好行路、夜來皓魄當空、澄波萬里、上下一碧、儼若
獨酌無聊、觸景傷懷、遂爾口占一曲、

露滴野塘秋、下簾籠不上鉤、徒勞明月穿窓牖、鴛
衾遠丟、孤身遠遊、浮槎怎得到、陽臺有沒、凝眸空
臨皓魄、人不在、月中甯、

詞寄黃鶯兒、吟罷痛飲一醉、舟中獨寢、話休絮煩、縱

若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京中，在舉版東邊租了一箇下處安頓行李已好。一日同幾個朋友到齊化門外飲酒，只見一個婦人穿一身縞素衣服，乘着蹇蹇，一個個開的挑了食櫥，隨着恰像那里去上墳回來的。若看那婦人生得：

敷粉太白，施朱太赤，加一分太長，減一分太短，十相具足，是風流占盡，無餘一味溫柔，差絲毫便不厮稱。巧笑倩兮，笑得人魂靈顛倒；美目盼兮，盼得你心意癡迷。假使當時逢妬婦，也言我見且猶憐。緣若見了此婦，却似頂門上喪了三魂，腳底下蕩了

此時此
看有
耶無意
加

七魄他就撇了這些朋友，也僱了一箇驢，一步步趕將去。呆呆的尾着那婦人，只顧看那婦人在驢背上，又只顧轉一對秋波過來看那嫫若，走上了里把路，到一個僻靜處，那婦人走進一家人家去了。嫫若也下了驢，心下不捨，釘住了腳，在門首呆看了一晌，不見那婦人出來，正沒理會處，只見內裡走出一個人來道：「相公，只望門內觀看，却是爲何？」嫫若道：「適纔同路來，見個白衣小娘子走進此門去，不知這家是甚等人家？」那娘子是何人？無個人來問問。那人道：「此婦非別，乃舍表妹陸蕙娘，新近寡居在此，方纔出。」

去辭了夫墓要來嫁人。小人正來與他作伐。燦若道：足下高姓大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因爲做事是得順溜，爲此人起一個混名，只叫小人張溜兒。燦若道：令表妹要嫁何等樣人？肯嫁在外方去否？溜兒道：只要是讀書人，後生些的便好了。地方不論遠近。燦若道：實不相瞞，小生是前科舉人，來此會試，適見令表妹丰姿絕世，實切想慕。足下肯與作媒，必當重謝。溜兒道：這事不難。料我表妹見官人這一表人才，也決不推阻的。包辦在小人身上完成。此舉燦若大喜道：既如此，就煩足下往彼一通此情。在袖中摸出一錠銀。

誰知他
爲此語

意不在
禮金也

子遊與潛兒道些小薄物聊表寸心事成之後再客
重謝潛兒推遜了一回隨即接了見他出錢爽快料
他囊底充饒道相公明日來討回話燦若歡天喜地
回下處去了次日又到郊外那家門首來探消息只
見潛兒笑嘻嘻的走將來道相公喜事上頭恁地出
門的早哩昨日承相公分付即便對表妹說知姊妹
子已自看上了相公不須三回五次只說着便成了
相公只去打點納娉做親便了表妹是自家做主的
禮金不計論但憑相公出得手罷了燦若依言取三
十兩銀子折了衣飾送將過去那家也不爭多爭少

宋得志

就許定來日過門。燦若看見事體容易，心裡到有些疑惑。起來又想是非方再婚，說是鬼妻，所以如此相應。至日鼓吹燈轎到門，迎接陸蕙娘。蕙娘上轎到燦，若下處來做親。燦若燈下一看，正是前日相逢之人，不覺大喜過望，方纔放下了心，拜了天地，喫了喜酒。衆人俱各散訖，兩人進房。蕙娘只去椅上坐着，約莫一更時分，夜闌人靜，燦若久曠之後，慾火燭灼，便開話道：「娘子請睡。」罷。蕙娘轉驚聲吐，燕語道：「你自先睡。」燦若只道蕙娘害羞，不去強他，且自先上了床。那里睡得着，又歇了半箇更次，蕙娘兀自坐着。燦若只

得又央及道、娘子日來困倦、何不將息將息、只管獨坐、是甚意思、蕙娘又道、你自睡、口裡一頭說、眼睛却不轉的看、那燦若燦若、怕新來的逆了、他意、依言又自睡了一會、又起來、欸欸問道、娘子爲何不睡、蕙娘又將燦若上上下下仔細看了一會、開口問道、你京中有甚勢要相識否、燦若道、小生交游最廣、同袍同年無數在京、何論相識、蕙娘道、既如此、我而今當真嫁了你罷、燦若道、娘子又說得好笑、小生千里相遇、央媒納聘、得與娘子成親、如何到此際、還說個當真、當假、蕙娘道、官人有所不知、你却不知曉得此處張溜

見是有名的拐子，妾身豈是他表妹？便是他渾家，爲是妾身有幾分姿色，故意叫妾賺人到門，他却只說是表妹寡居要嫁人，就是他做媒，多有那慕色的情願，娉娶妾身，他却不受重禮，只要哄得成交，就便送妾做親。呌！妾身只做害羞，不肯與人同睡，固不受人點污。到了次日，却合了一夥棍徒，圖賴你奸騙良家女子，連人和箱籠盡搶將去。那些被賺之人，客中怕喫官司，只得忍氣吞聲，明受火囤。如此也不止一個了。昨日妾身哭母墓而歸，原非新寡天殺的撞見官人，又把此計來使妾每每自思，此豈終身道理？有朝

一日惹出事來并妾此身付之烏有况以清白之身
暗地迎新送舊雖無所染情何以堪幾次勸取丈夫
他只不聽以此妾之私意只要將計就計倘然遇着
知音願將此身許他隨他私奔了罷今見官人態度
非凡抑且志誠軟款心實懽美但恐相從奔走或被
他找着無人護衛反受其累今君既交遊滿京邸願
以微軀托之官人官人只可連夜便搬往別處好朋
友家謹密所在去了方纔要得妾安穩此是妾身自
媒以從官人官人異日弗忘此情察若聽罷呆了半
晌道多虧娘子不棄見教小生不然幾受其禍連忙

開出門來，叫起家人打疊行李，把自己喂養的一箇
蹇驢，馱了蕙娘家人挑箱籠，自己步行，臨出門，叫應
主人道：「我們有急事回去了，曉得何澄帶家眷在京，
連夜敲開他門，細將此事說與，把蕙娘與行李都寄
在何澄寓所，那何澄房儘空濶，掣也就一宅兩院，
做了下處，不題。却說張潘兄次日果然料合了一夥
破落戶，前來搶人，只見空房開着人影也無，忙問下
處主人道：「昨日成親的舉人那里去了？」主人道：「相公
連夜回去了，衆人各各呆了一回，大家嚷道：『我們隨
路追去，一箇的望張家灣亂奔去了，却是借大所在，』

何處找尋元來北京房子，慣是見租與人住，來來往往，主人不來管他東西去向，所以但是搬過下，再無處跟尋的。燦若何在何澄處看了兩月書，又早是春榜動，選場開，燦若三場滿志，正是專聽春雷第一聲，果然金榜題名，傳臚三甲，燦若選了江陰知縣，却是稽清的父母，不一日領了憑，帶了陸蕙娘起程赴任，却值方昌出差蘇州，竟坐了他一隻官船到任。陸蕙娘平白地做了知縣夫人，這正是鸞膠續處，舞雙鳧之驗也。燦若後來做到開府而止，蕙娘坐下一子，後亦登第，至今其族繁盛，一有詩爲証。

女俠堪誇陸惠娘
能從萍水識檀郎
巧機反借機來用
畢竟強中手更强

世說新語奇卷十六

終

拍案驚奇卷十七

西山觀設籙度下魂 開封府闕館追居命

三教從來有道門 一般鼎足在乾坤

詩曰

只因裝飾無殊異 容易埋名與俗渾

說這道家一教乃是李老君青牛山關關尹文始真人懇請留下道德真經五千言傳流至今這家教門最上者冲虛清靜出入無超塵俗而上升同天地而不老其次者脩真煉性吐故納新築坎離以延年益壽永以濟物最下者行持符籙役使鬼神設章醮以通上界建考召以達冥途這家學問却是後漢時

張角能作五里霧人欲學他的先要五斗米爲費見禮故叫得五斗米道後來其教盛行那學了與民間祛妖除害的便是正法若是去爲非作歹的只叫得妖術雖是邪正不同却也是極靈驗難得的流傳至今以前兩項高人絕世不能得有只是符籙這家時時有人習學頗有高妙的在內却有一件作怪學了這家術法一些也胡亂做事不得了儘有奉持不謹反取其禍的宋時乾道年間福建福州有個太常少卿任文荐的長子叫做任道元少年慕道從個師父是毆陽文彬傳授五雷天心正法建壇在崇寧行

持甚著效驗。他有個妻姪，姓梁名鯤，也好學這法術。一日有永福柯氏之子，因病發心，段曉請問。尚未來到任家。那任道元其日與梁鯤同宿齋舍，兩人同見神將來報道，如有求報應者，可書香字與之，教他速速歸家。任道元聽見，卽走將起來，點起燈燭，寫好了封押，停當，依然睡覺。明早，柯子已至。道元就把夜間所封的，遞與他，叫他急急歸家去。柯子還家十八日而死。蓋香字乃是一十八日也。緣此遠近間，名都稱他做法師。後來少卿已沒，道元襲了父任，出仕在外。官府事體煩多，把那奉真香穴之敬，漸漸疎懶。每日

清晨在神堂邊過，只在門外畧瞻禮，叫小童進去炷香完事，自己竟不入門。家人每多道：「老爺一向奉道虔誠，而今有些懈怠，恐怕神天嗔怪。」道元體貴心驕，全不在意。由家人每日議論，日逐只是如此。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夜，非城居民相約糾衆，在於張道者庵內敬慶，百餘人繼一壇禮請任道元爲高功主持壇事。那日，觀者的人何止扶山塞海，內中有兩個女子，雙鬟高髻，並肩而立，丰神綽約，宛然並蒂芙蓉。任道元擡頭起來，看見驚得目瞪口呆，魂不附體。那裏還顧什麼懸壺不懸壺，齊戒不齊戒，便

開口道、兩位小娘子、請穩便、到裡面來看一看、兩女
道、多謝法師、正輕移蓮步、走進門來、道元目不轉睛、
看上看下、口裏謔道、小娘子提起了襖裙、蓋是福建
人、叫女子抹胸做襖裙、提起了是要摸他雙乳的意
思、乃彼處鄉談討便宜的說話、內中一個女子正色
道、法師做醮如何、却說恁地話、拉了同伴轉身便走、
道元又笑道、既來看法事、便與高功法師結個緣何、
妨兩女耳根通紅、口裡喃喃微罵而去、到得醮事已
畢、道元便覺左耳後邊有些作痒、又帶些疼痛、叫家
人看看、只見一個紅蓓蕾、如粟粒大、將指頭按去、痛

不可忍。次日歸家，情緒不樂，隔數日對妻侄梁鯤道：「夜來神將見責，得夢甚惡。我大數已定，密書于紙，待請商日宣法師考照。商日宣法師到了，看了一看，說道：『此非我所能辨，須聖童至，乃可決。』少頃，門外一村童到來，卽跳升梁間，作神語道：『任道元，諸神保護汝許久，汝乃不謹香火，貪淫邪行，罪在不赦。』道元深悼前非，磕頭謝罪。神語道：『汝十五夜的說話說得好，道元百拜乞命，願從今改過自新。』神語道：『如今還講甚麼？吾亦不欠汝一個奉事。』當以爲奉法弟子之戒。且看你目前分上，寬汝二十日日，明說罷。童子墮地醒。

來憐然一毫無知。梁鯤拆開道元所封之書，與蔭昌宣看。內中也是二十日三個字。道元是夜夢見神將，手持鎧鞭來追逐。道元驚惶奔走，神將趕來，環繞所居九仙山下一匝，被他趕着，一鞭打在腦後，猛然驚覺。自此瘡越加大了，頭脹如栲栳。每夜二鼓叫呼，宛若被鞭之狀。到得二十日將盡，梁鯤在家夢見神將對他道：汝到五更初，急到任家看吾。撲道元鯤驚起，忙到任家來。道元一見，哭道：相見只有此一會了。披衣要下床來，忽然跌倒。七八個家人共扶將起來，暗中恰像一隻大手拽出，撲在地上，仔細看看，已此無

氣了梁鯉送了他的終，看見利害，自此再不敢行法。看官你道任道元奉的是正法，行持了半世，只爲一時閒心中懈怠，口內褻瀆，又不曾實幹了甚麼污穢法門之事，便受顯報如此。何況而今道流專一做邪淫不法之事的，神天豈能容恕？所以幽有神譴，朋有王法，不到得被你瞞過了。但是邪淫不法之事，偏是道流容易做，只因和尚服飾異樣，先是光着一個頭，他不見得好些不便，道流打扮起來，簪冠着袍，方纔認得是個道士。若是卸下裝束，仍舊巾帽長衣，分毫與俗人沒有兩樣，性急看不出破綻來。況且還有火居道士，原

是有妻小的一發與俗人無異了所以做那奸淫之事比和尚十分便當而今再說一個道流借着符籙醮壇爲由拐上一個婦人弄得死于非命說來與奉道的人做個鑒戒有詩爲前

次離交妬育嬰兒 只在身中相配宜。
生我之門死我戶 請無誤讀守其雌。

這本話文乃是宋時河南開封府有個女人吳氏十五歲嫁與本處劉家所生一子名喚劉達生達生年一十二歲上父親得病身亡母親吳氏年紀未滿三十且是生得聰俊飄逸早已做了個寡婦上無公姑

要自不

下無族黨是他一個主持門戶守着兒子度日因念

世日候不肯念了

子夫恩義思量做些齋醮功果超度他本處有個西山觀乃是道流修真之所內中有個道士叫做黃妙脩符籙高妙儀容俊雅衆人推他爲知觀是日正在觀中與人家書寫文疏忽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一身縞素領了十一二歲的孩子走進觀來俗語說得好若要俏帶三分孝那婦人本等生得姿容美麗更兼這白衣白髻越顯得態度瀟灑早是在道觀中若是僧寺裡就要認做白衣送子觀音出現了走到黃知觀面前插燭也似拜了兩拜知觀一眼瞧去早

知觀好

已魂不附體連忙答拜道何家宅眷甚事來投婦人

道小妾是劉門吳氏因是丈夫新亡欲求渡援故率

領親兒劉達生母子虔誠特求法師廣施妙法和濟

冥途黃知觀聽罷便懷着一點不良之心答道既是

賢夫新亡求薦家中必然設立孝堂此須存孝堂內

設簾行持方有專功實際若只在觀中大槩附醮未

必十分得益憑娘子心下如何吳氏道若得法師降

臨茅舍此乃萬千之幸小妾母子不勝感激回家收

拾孝堂專等法師則個知觀道幾時可到宅上吳氏

道再過八日就是亡夫百日之期意要設建七日道

場須得明日起頭恰好至期爲滿得法師侵早下降
便好知觀道一言已定必不失期明日准造宅上吳
氏袖中取出銀一兩先奉做紙剝之費別了回家一
面收拾打掃專等來做法事元來吳氏請醮薦夫本
是一點誠心原無邪意誰知黃知觀是個色中餓鬼
觀中一見吳氏姿容與他說話時節恨不得就與他
做起光來吳氏雖未就想到邪路上去却見這知觀
丰姿出衆語言爽朗也暗暗地喝采道好個齊整人
物如何却出了家且喜他不執模樣見說做醮便肯
輕身出觀來到我家也是個出熱的人心裏也就有

幾分歡喜了。次日清早，黃知觀領了兩個年少道童，一個火工道人，挑了經箱卷軸之類，一徑到吳氏家來。吳氏只爲兒子達生年紀尚小，一切事務都是自家支持，與知觀拜見了，接進孝堂，知觀與同兩個道童、火工道人張掛三清衆靈鋪設齊備，動起法器，免得宣揚大槩，啟請攝召放赦招魂，鬧了一回。吳氏出來上香朝聖，那知觀一眼看定，越越賣弄精神，同兩個道童齊聲朗誦經典畢，起身執着意旨，跪在聖像面前，毯上宣白，叫吳氏也一同跪着通誠跪的所。在與吳氏差不得半尺多路。吳氏聞得知觀身上不

服撲鼻薰香，不覺偷眼瞧他。知覺有些覺得一頭念
着一頭，也把眼回看。你覷我，我覷你，恨不得就移將
攏來，攪做一團。念畢各起。吳氏又到各神將面前上
香，稽首帶眼，看着道場。只見兩個道童，黑髮披肩，頭
戴着小冠，且是生得唇紅齒白，清秀嬌嫩。吳氏心裏
想道：「這些出家人，到如此受用。」這兩個大起來，不知
怎生標致哩。自此動了一點慾火，按納不住，只在堂
中孝簾內頻頻偷看外邊。元來人生最怕是眼裡
尖，一動了眼裡火，隨你左看右看，無不中心像意的。
真是長有長妙，短有短強壯的。豐美瘦的，備備無有。

不妙。況且婦人家陰性專一，看上了一個人，再心裡打撇不下的。那吳氏在堂中把知觀看了，又看只覺得風流可喜。他少年新寡，春心正盛，轉一個念頭，把個臉兒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只在孝廉前趑趄來，去或露半面，或露全身，恰像要道士曉得他的意思一般。那黃知觀本是有心的，豈有不覺礙着？是頭一日來到，不敢就造次，只好眉梢眼角做些功夫，未能勾入港。那兒子劉達生未知事體，正好去看神看佛，弄鐘弄鼓。那里曉得母親這些關節，看看點上了燈，喫了晚齋。吳氏收拾了一間潔淨廳房，與他師徒安歇。

那知觀打發了火工道人回觀自家同兩個道童一床兒宿了打點早晨起來朝真不題却說吳氏自同兒子達生房裡睡得上得床來心裡想道此時那道士畢竟搜着兩個標緻小童幹那話兒了我却獨自個宿想了又想陰中火發着實難熬噤了一噤把牙齒咬得訖訖的響出了一身汗剛剛朦朧睡了一忽聽得床前脚步響擡頭起看只見一個人揭開帳子裏的鑽上牀來吳氏聽得聲音却是日裡的知觀輕輕道多蒙娘子秋波示意小道敢不畱心趁此夜深入靜娘子作成好事則個就將黃爪般一條玉莖塞將

過去吳氏並不推辭，慨然承受。正到酣暢之處，只見一個小道童也揭開帳來尋師父。見師父幹事興頭，說道：「好內眷如何淪出家人，做得好事與我捉個頭。」便不聲張，就伸隻手去吳氏腰裏亂摸。却觀喝道：「我在此不得無禮。」吳氏被道士弄得爽快，正待要丟了，喫此一驚，凜然覺來，却是南柯一夢。把手摸摸陰門邊，只見兩腿俱濕，連席上多有了陰水。忙把手怕抹淨，嘆了一口氣道：「好個夢，怎能幻如此。」僮倖一夜睡不安穩。天明起來，外邊鐘鼓響，叫丫鬟擔湯擔水出去伏侍道士。那兩個道童倚着年小也進孝堂來討。

東討西看看，熱分了吳氏正在孝堂中坐着，只見一個道童進來討茶喫。吳氏叫住問他道：「你叫甚麼名字？」道童道：「小道叫做太清。」吳氏道：「那一位大些的？」道童道：「叫做太素。」吳氏道：「你兩個昨夜那一個與師父做一頭睡？」道童道：「一頭睡便怎麼？」吳氏道：「只怕師父有些不老成。」道童嘻嘻的笑道：「這大娘到會取笑。」說罷走了出去。把適間所言，私下對師父一一說了。不辭這知觀不動了心，想道：「說這般話的，定是有風情的。」只是雖在孝堂中相離咫尺，却分個內外如何好。大大撩撥他撩撥，以心問心，忽然道有計了。須臾吳

氏出來上香知觀一手拿着鈴杵一手執笏急急走
去並立着口中唱着浪淘沙詞云

稽首大羅天法眷姻緣如花玉貌正當年悵冷悵
空孤枕畔枉自熬煎爲此建齋筵追薦心虔亡
魂超度意無牽急到藍橋來解渴同做神仙

這知觀把此詞明誦分明是打動他自薦之意那吳
氏聽得也解其意微微笑道師父說話如何夾七夾
八知觀道都是正經法門當初前輩神仙遺下美話
做吾等榜樣的吳氏老大明白曉得知觀有意于他
了進去剔了半碗細菓燒了一壺好清茶叫丫鬟送

出來與知觀喫分付了。鬚對知觀說大娘送來與師
父解渴的。把這句話與知觀詞中之語暗地照應。只
當是寫個肯字。知觀聽得不勝之喜。不覺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那里還管甚麼震寶道經。紫霄秘籙。一心
只念的是風月機關。洞房春意。密叫道童打聽吳氏
臥房。見說與兒子同房歇宿。有了鬚相伴。思量不好
竟自闖得進去。到晚來與兩個道童上床宿了一心
想着吳氏日裡光景。且把道童太清出出火氣。弄得
床程格格價響。攬着背脊口裏說道。我的乖。我與你
兩個商量件事。體我看主人娘子十分有意于我。若

太素席
以亦安
監報

是弄得到手，連你們也帶，掣得些甜頭，不見得。只是
內外隔絕，他房中有兒子，有丫鬟，我這裡須有你兩
個不便。如何是好？太清接口道：「我個須不妨事。知觀
道他初起頭，也要避生人眼目。太素道：「我見孝堂中
有張魂床，且是帳褥鋪設得齊整，此處非內非外，正
好做偷情之所。知觀道：「我的乖，豈得有理？我明日有
計了，對他兩個耳畔說道：「須得如此。如鹿太清太素
齊拍手道：「妙妙，說得動火。知觀便與太清完了事，弄
得兩個小夥子興發難過，沒出豁，各放了一個手籠。
一夜無詞，次日天早起來，吳氏相見了對吳氏道：

今日是齋壇第三日了。小道有法術，揖名，可以致得尊夫亡魂來與娘子相會一番。娘子心下如何？吳氏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只不知法師如何作用。知觀道：「須用白絹作一條橋，在孝堂中。小道揖召亡魂，渡橋來相會，却是只好。畱一個親人守着，人多了，陽氣盛，便不得來。又須關着孝堂，勿令人窺視，洩了天機。」吳氏道：「親人只有我與小兒兩人。兒子小，不曉得甚麼，就會他父親也無幹。」奴家須是要會丈夫一面，待奴家在孝堂守着，看法師作用罷。」知觀道：「如此最妙。」吳氏到禪邊箱子裡，取出白絹一疋，與知觀接。

絹在手，叫吳氏扯了一頭，他扯了一頭，量來量去，東
指西指，只當與吳氏調眼色。交着手時，便輕輕把拍
頭彈着手腕。吳氏也不像聲，知觀又指撥把檯桌搭
成一橋，恰好把孝堂路遮塞住。外邊就看簾裏邊不
着了。知觀出來分付兩個道童道：「我閉着孝堂，召請
亡魂，你兩個須守着門，不可使外人窺看，破了法術。」
兩人心照應，聲曉得了。吳氏也分付兒子與丫鬟道：
「法師召請亡魂，與我相會，要秘密寂靜，你們只在房
裡，不可出來囉唆。」那兒子達生見說，召得父親魂，口
裏嘆道：「我也要見見爹爹。」吳氏道：「我的見法師說生

人多了陽氣盛，召請不來，故此只好你母親一個守靈。你要看不打緊，萬一爲此召不來，空成靈餅，且等這番果然召得爹爹來，以後却教你相見，便是吳氏心裏也曉得知觀必定是托故，有此蹊蹺，把甜言美語穩住兒子，又尋好些菓子與了他，把丫鬟同他反關住在房裡，不出來進孝堂內，坐着和觀撲地，把兩扇門拴上了，假意把令牌在桌上敲了兩敲，口裡不知念了些甚麼，笑嘻嘻對吳氏道：「請娘子魂，蘇上坐着，只有一件，亡魂雖召得來，却不過依稀影響，似夢裡一般，與娘子無益。」吳氏道：「但願亡魂會面。」叙苦。

情論甚有益無益。知觀道只好會面，不能勾與娘子重叙。平日被窩的歡樂，所以說道無益。吳氏道：法師又來了一個亡魂，只指望見見也勾了。如何說到此話？知觀道：我有本事弄將來與娘子重歡重樂。吳氏失驚道：那有這事？知觀道：魂是空虛的，攝來附在小道身上，便好與娘子同歡樂了。吳氏道：亡魂是亡魂，法師是法師，這事如何替得？知觀道：從來我們有這家法術，多少亡魂來附體相會的。吳氏道：却怎生好幹這事？知觀道：若有一些不像尊夫憑娘子，以後不信罷了。吳氏罵道：好巧言的賊道！到會脫騙人。知觀

便走去一把抱定攙倒在魂床上笑道我且權做尊
夫一做吳氏此時已被引動了興兩個就在魂床上
面弄將起來

一個玄門聰俊少嘗聞閨家風一個空室嬌姿近
曠余祠事業風雷號令變做了握雨携雲永葉貞
搽翻成了殘花破蕊滿堂聖像本屬虛無一脉亡
魂還歸冥漠噲着的呼吸元精而不礙轉着的出
入玄牝以無休寂寂朝真獨鳥來時丹路濯殷殷
慕道百花深處一僧歸個中味真誇羨並之又玄
色裡身不耐煩寡之又寡

兩個雲雨纔罷真正弄得心滿意足知觀對吳氏道
比尊夫手段有差池否吳氏啐了一口道賊禽獸羞
答答的只管提起這話做甚知觀纔謝道多承娘子
不棄小道粉身難報吳氏道我旣被你哄了如今只
要相處得情長則個知觀道我和你須認了姑舅兄
妹纔好兩下往來瞞得衆人過吳氏道這也有理知
觀道娘子今年尊庚吳氏道二十六歲了知觀道小
道長一歲叨認做你的哥哥罷我有道理爬起來又
把令牌敲了兩敲把門開了對着兩個道童道方纔
召請亡魂來元來主人娘子是我的表妹一向不曉

得到是亡魂。明白說出來的。問了詳細。果然是。而今
 是至親了。道童笑嘻嘻道。自然是至親了。吳氏也叫
 兒子出來。把適纔道士搗鬼的說話。也如此學與兒
 子聽了。道。這是你父親說的。你可過來認了舅舅。那
 兒子小曉得甚麼好。反此後依話。只叫舅舅。從此日
 日推說召魂。就弄這事。晚間吳氏出來。道士進來。只
 把孝堂魂牀爲交歡之處。一發親密了。那兒子但聽
 說召魂。便道。要見爹爹。只哄他道。你是陽人。見不得
 的。兒子只得也罷了。心裡却未免有些疑心。道。如何
 只却了我到了七晝夜壇事已完。百日孝滿。吳氏謝

了他師徒三衆，收了道場，暗地約了相會之期。且賺生眼到觀去了。吳氏就把兒子，送在義學堂中。先生處，仍舊去讀書。早晨出去，晚上回來。吳氏日裡自有兩個道童，常來通信。或是知觀自來，只等晚間兒子睡，便開門放進來。恁行睡來，只有丫鬟睡得風聲，已自要醒了。如此三年，竟無別語。不題。且說劉達生年紀漸漸大了，讀書已精，是事情也有些落在眼裡了。他少年聰慧，知書達禮，曉得母親有這些手脚，心中常是憂悶，不敢說破。一日在書房裡，有同伴裡頭戲謔稱他是小道士。他臉兒通紅，走回家來對母

親道有句話對娘說。這個舅舅不要他上門罷。有人叫兒子做小道士。須是被人家笑話。吳氏見說罷兩點紅面。從耳根背後透到滿臉。把兒子鑿了兩個栗暴。道小孩子不知事。舅舅須是你娘的哥哥。就往來誰人肯得那個大殺的對你講這話。等娘尋着他罵他。一個不敬。這小道前半未做道場時。不曾見說有這一個舅舅。就是舅舅娘只是與他兄妹相處。外人如何有得說話。吳氏見道着真話。大怒道。好兒子。幾口氣養得你這等人。你聽了外人的說話。嘲謔母親。養這忤逆的做甚。反敲擗相。怪哭將起來。蓬生慄了跪。

在娘面前道是兒子不是了娘饒恕則個吳氏見他討饒便住了哭道今後切不要聽人亂話達生恐氣吞聲不敢再說心裡想道我娘如此口強須是捉破了他方得杜絕我且令眼張他則個一夜人靜後達生在娘房睡了一覺醒來只聽得房門響似有人走了出去的模樣他是有心的輕輕披了衣裳走起來張着只見房門開了料道是娘又去做歹勾當了轉身到娘床裡一摸果然不見了娘他也不出來尋心生一計就把房門問好又搬張櫈子頂住了自上床去睡覺元來是夜吳氏正約了知觀黃昏後來堂中

靈座已除，專爲要做這勾當，牀仍鋪着。這所在反加些圍屏圍得緊，簇知觀先在裡頭睡好了。吳氏却開了門出來，就他兩個顛鸞倒鳳，弄這一夜。到得天色將明起來，放了他出去，回進房來，每常如此放肆。慣了，不以爲意。誰知這夜走到房前，却見房門關好，推着小不開，曉得是兒子知風。老大沒趣，呆呆坐着。等他天亮，默默的咬牙切齒的恨氣，却無說處。直到天大明了，達生起來，開了門，見了娘故意失驚道：「娘如何反在房門外坐地？」吳氏只得說個謊道：「昨夜外邊脚步響，恐怕有賊，所以開門出來看看。你却如何把門」

開了達生道我也見門開了，恐怕有賊，所以把門關
 好了，又頂得牢牢的，只道娘在床，上睡著，如何反在
 門外，既然娘在外邊，如何不叫開了門，却坐在这里
 這一夜，是甚意思，吳氏見他說了，自想一想，無言可
 答，只得罷了，心裡想道：這個業種，須留他在房裡，不
 得了，忽然一日，對他說道：你年紀長成，與娘同房睡，
 有些不雅，相堂中這張床，舖得好好的，你今夜在堂
 中睡罷。吳氏意思，打發了他出來，此後知觀來，只須
 留在房裡，一發安穩像意了，誰知這兒子是個乖覺
 的，點頭會意，就曉得其中就裡，一面應承，日裡仍到

書房中去。晚來自在堂中牖了，越加留心察聽。其日道童來到，吳氏叫他回去，說前夜被兒子關在門外的事。又說因此打發兒子另睡。今夜來只須小門進來，竟到房中。到夜知觀來了，達生雖在堂中，却不去睡。各處挨着看動靜，只聽得小門響。達生躲在黑影裡頭，看得明白，曉得是知觀進門了。隨後了鬟闔好了門，竟進吳氏房中，掩上了門。睡了達生，心裡想道：「娘的姦事，我做兒子的，不好捉得，只去炒他個不安靜罷了。」過了一會，聽得房裡已靜，連忙尋一條大氅，把那房門扣得緊緊的，心裡想道：「眼見得這門掩闔。」

開賊道出去不得了。必在窻裡跳。我且蓄個他。到個走到庭前去。掇一個尿桶。一個半破了的尿缸。量着跳下的所在。擺着自却去堂裡睡。了。那知觀淫蕩了。一夜聽見鷄啼了兩番。恐怕天明披衣走出。把房門拽了。又拽。再拽不開。不免叫與吳氏知道。吳氏自家也來幫拽。只拽得門響。門外似有甚麼縛住的。吳氏道却又作怪。莫不是這小業畜。又來弄手脚。既然拽不開。且開窻出去了。明早又處而今看看天亮。遲不得了。知觀朦朧着兩眼。走來開了窻。撲的跳下來。只聽得撲通的一響。一隻右脚早踏在尿桶裡了。這

一隻左脚做不得力。頭輕脚重。又躡在屎缸裡。忙抽起右脚。待走尿桶。却深。那時着了慌。連尿桶拌倒了。一交跌去。屎尿污了半身。嘴唇也磕破了。却不敢聲高。忍着痛。侮着鼻。急急走去。開了小門。一道烟走了。吳氏看見。拽門不開。已自着惱。及至開窗。出去了。又聽得這勞挨之響。有些疑心。自家走到窓前看時。此時天色尚黑。但只滿鼻間得些臭氣。正不知是甚麼緣故。劈着一肚悶氣。又上床睡去了。達生直等天大明了。起來到房門前。仍把繩索解去看。那窓前時滿地屎尿桶也倒了。肚裡又氣又忍不住好笑。越着娘

西
右

未醒他不顧汗穢，輕輕把尿缸尿桶多搬過了。又一會吳氏起來開門，却又一開就是反疑心。夜裡爲何開不得？想是性急了。些及至走到窓前，只見滿地多是尿屎。一路到門，是濕印的鞋跡。叫兒子達生來問道：「這窓前尿屎是那里來的？」達生道：「不知道，但看這一路濕印，多是男人鞋跡。想是是個人急出這些尿屎來的。」吳氏對口無言，臉兒紅了，又白，不好回得一句。着實忿恨。自此怪煞了這兒子。一似眼中之釘，恨不得即時拔去了。却說那夜黃知親喫了這一場虧，香噴噴一身衣服沒一件不污穢了。悶悶在觀中洗。

淨整治又是嘴唇跌壞有好幾日不到劉家來走吳氏一肚子惱恨正要見他分訴商量却不見到來又想又氣一日知觀叫道童太素來問信吳氏對他道你師父想是着了惱不來太素道怕你家小官人利害故此躲避幾日吳氏道他日裡在學堂中到不如日間請你師父過來商量句話那太素是個十八九歲的人曉得吳氏這些行徑也自丟眉丟眼來挑吳氏道十分師父不得工夫小道童權替遣見也使得吳氏道小奴才你也來調戲我我對你師父說了打你下截太素笑遣我的下截須與大娘下截一般師

素其
劉氏也

好事
多磨

父要用的料不捨得打吳氏道沒廉恥小奴才虧你
說吳氏一了見他標緻動火久了只是還嫌他小些
而今却長得好了見他說風話不覺有意便一手勾
他攏來做一個嘴伸手去摸太素此物翹然却待要
扯到床上幹那話兒不匡黃知觀見太素不來又叫
太清來尋他到堂中叫喚太素聽得聲音恐怕師父
知道嗔怪慌忙住了手衝散了好事兩個同到觀中
回了師父次日果然知觀日間到劉家來吳氏關了
大門接進堂中坐了問道如何那夜一去了再無消
息直到昨日纔着道童過來知觀道你家兒子才鑽

異常他日漸漸長大，好不利害。我和你往來不便，這件事弄不成了。吳氏正貪着與道士往來，連那兩個標緻小道童，一鼓而擄之，却見說了這話，心裡懔然，便道：「我無專人拘管，只礙得這個小業畜不閑。」怎的結果了他等。我自由自在，這幾番我也忍不過他的氣了。知觀道是你親生兒子，怎捨得結果他？吳氏道：「親生的，正在乎知疼着熱，纔是兒子，却如此拘繫。」攪炒何如？沒有他，倒乾淨。知觀道：「這須是你自家養得，心盡我們不好攬掇得，恐有後悔。」吳氏道：「我且再耐他一兩日，你今夜且放心前來快活，就是他有些知。」

覺也顧不得他隨他罷了。他須沒本事奈何得我。你一句我一句說了大半日話。知觀方去。等夜間再來。這日達生那館中先生要歸去。散學得早。路上撞見知觀走來。料是在他家裡出來。早上了心。却當面勉強叫聲舅舅。作了箇揖。知觀見了一個忡心。還了一禮。不講話。竟去了。達生心裡想道。是前日這番好兩夜沒動靜。今日又到我家。今夜必然有事。我不好屢次捉破。只好防他罷了。一路回到家裡。吳氏問道。今日如何歸得恁早。達生道。先生回家了。我須有好幾日不消館中去得。吳氏心裡暗暗不悅。勉強問道。你

可要些點心喫。達生道：「我正要点心喫了，睡覺去。連日先生要去積趲讀書辛苦，今夜圖早睡些個。」吳氏見說此句，便有些像意了，叫他去喫了些點心，果然達生到堂中床裡一覺睡了。吳氏暗暗地放了心安，排晚飯自喫了，收拾停當，暫且歇息，叫丫鬟半掩了門，專等知觀來。誰知達生假意推睡，聽見人靜了，却輕輕走起來，前後門邊一看，只見前門鎖着，腰門從內關着。他搖開了，走到後邊小門一看，只見門半掩着，不關他。他就輕輕把拴拴了，撮張檯子緊緊在傍邊坐地，坐了更餘，只聽得外邊推門響，又不敢重用力。

或時把指頭彈兩彈，達生只不做聲，看他怎地。忽變門縫裡低言道：「我來了。」如何却關着？可開開？達生聽得明白，假意插着口氣道：「今夜來不得了，回去罷。」莫惹是非，從此不聽見。外邊聲息了，吳氏在房裡懸懸盼望，偷期慾心如火。見更餘無動靜，只得叫丫鬟到小門邊看看。丫鬟走來，黑處一把攢着達生，嚇了一跳。達生厲聲道：「好賊婦！」此言走到門邊來，做甚勾當？驚得丫鬟失聲而走進去。對吳氏道：「法師不見來到。」是小官人坐在那里，幾乎驚殺。吳氏道：「這小畜畜一餐可恨了他如何？又使此心機來攪破我事。」磨拳擦

掌的氣却待發作，又是自家理短，只得忍耐着。又怕失了知觀期約，使他空返，徬徨不寧。那里得睡達生見半晌無聲息，曉得去已久了，方纔自上床去睡。了吳氏再叫丫鬟打聽，說小官人已不在門口了。寂地開出外邊，走到街上，東張西望，那里得有人。回覆了吳氏，吳氏倍加掃興，忿怒不已，眼不交睫，直至天明，見了達生，不覺發語道：「小孩子家，晚間不睡，坐在後門口做甚？」達生道：「又不做甚。」事生坐何妨？吳氏脹得面皮通紅，罵道：「小殺才，難道我又做甚？」事生道：「達生道：『誰說娘做甚？』只是夜深無事，兒子便」

關上了門，坐著看看，不爲大錯。吳氏只好肚裡恨，說他不過，只得強口道：「娘不到得逃走了，誰要你如此監守，含著一把眼淚進房去了，再待等個道童來問這夜的消息，却是這日達生不到學堂中去，只在堂前攤本書兒看著，又或時前後行走，看見道童太清走進來，就攔住道：『有何事到此？』太清道：『要見太娘子。』達生道：『有話我替你傳說。』吳氏裡頭聽得聲音，知道是道童連忙叫丫頭喚進，怎當得達生一同跟了進去，不走開一步。太清不好說得一句私話，只大略道：『師父問太娘子小官人的安。』達生接口道：『都是安的。』

不勞記念。請回罷了。太清無奈，四目相覷，快快走出去了。吳氏越加恨毒，從此一連十來日，沒處通音耗。又一日，同窓伴夥傳言來道：先生已到館，達生辭了母親，又到書堂中去了。吳氏只當接得九重天上赦書，元來太清太素兩個道童，不但爲師父傳情，自家也替些滋味，時常穿接也似在門首往來探聽的。前日喚了達生這場談打聽，他在家，便不進來。這日達生出去，吳氏正要傳信，太清也來了。吳氏經過兒子幾番道兒也該曉得謹慎些，只是色膽迷天，又欺他年小，全不照顧，又約他叫知觀，今夜到來，反要在

大門裡來他不防備的只是要夜深些期約以定達生回家已此晚了同娘喫了夜飯吳氏領了丫鬟故意點了火把前後門關鎖好了叫達生去睡他自進房去了達生心疑道今日我不在家今夜必有勾當如何反肯把門關鎖也只是要我不疑心我且不要睡着必有緣故坐到夜深悄自走去看看腰門掩着不拴後門原自關好上鎖的達生想道今夜必在前邊來了閃出堂前黑影裏閃閃着看時星光微亮只見母親同丫鬟走將出來母親立住中堂門首意是防着達生丫鬟走去門邊聽聽只聽得彈指響輕輕將

達生非
第多智
且多徒
第

鎖開了、拽開半邊門、一個人早閃將入來了、髮隨關
好了門、三個人做一塊、侮手侮脚的走了進去、達生
連忙開了大門、就把掛在門內、警夜的鑼、摔在手裡、
篩得一片價響、口中大喊有賊、元來開封地方、係是
京都曠遠、廣有偷賊、所以官司立令、每家門內各置
一鑼、但一家有賊、篩得鑼響、十家俱起救護、如有失
事、連坐陪償、最是嚴緊的、這里知觀正待進房、只聽
得本家門首、鑼響、曉得不應、應驚得魂不附體、也不
及問一句、只掇轉身、望外就走去、開小門時、是夜却
是鎖了的、急望大門奔出、且喜大門開的、恨不得

轉瞬
石字
戲也
生用之
以拒
勢

生兩隻脚跑達生也只是趕他怕娘面上不好看原
無意捉住他見他奔得慌張却去拾起一塊石頭儘
力打將去正打在腿上把腿一縮一隻履鞋早脫掉
了那里還有工夫敢來拾取拖了襪子走了此及有
隣人走起來問達生只回說賊已逃去了帶了一隻
履鞋仍舊闖了門進來這吳氏正待與知觀歡會喫
那一驚也不小同了鬟兩個抖做了一閨只見鑼聲
已息大門已關料道知觀已去畧畧放心達生故意
走進來問道方纔趕賊娘受驚否吳氏道賊在那里
如此大驚小怪達生把這隻鞋提了道賊拿不着拿

得一隻鞋在此。明日須認得出。吳氏已知兒子故意炒破的。愈加忿恨。又不好說得他。此後知觀不敢來了。吳氏想着他受驚。好生過意不去。又恨着兒子要商量計較擺佈他。却隄防着兒子。也不敢再約他來。過了兩日。却是丁夫忌辰。吳氏心生一計。對達生道。你可先將紙錢到你爹墳上打掃。我隨後備些羹飯。擡了轎就來。達生心裡想道。忌辰何必到墳上去。且何必先要我去。此必是先打發了我出門。自家私下到觀裡去。我且應允。不要說破。達生一面對娘道。這等兒子自先去在那里等候。便是口裡如此說了一

徑出門却不走墳上，一直望西山觀裡來了。走進觀中，黃知觀見了，喫了一驚。你道爲何？還是那夜嚇壞了，定了性，問道：「賢甥何故到此？」達生道：「家母就來知觀心裡懷着鬼胎，道他母子兩個幾時做了一路。若果然他要不出，豈叫兒子先到？這事又蹊蹺了，似信不信的，只見觀門外一乘轎來，攔到跟前下了。正是劉家吳氏纔走出轎，搖搖頭只見兒子站在面前道：「娘也來了。」吳氏那一驚，又出不意，心裡道：「這冤家如何先在此？」只得搗個鬼道：「我想今日是父親忌日，必得符籙超拔。」故此到觀中見你舅舅，達生道：「兒子也。」

節節是
達生如
用然而
慈雲亦
在此矣

拍案驚奇

卷十七

是這般想。忌日上墳無幹。不如來央舅舅的好。所以
先來了。吳氏好生懷恨。却沒奈何。他何知觀也。免不得
陪茶陪水。假意見寫兩道符籙。通個意旨。燒化了。却
不便做甚手脚。亂了一回。吳氏要打發兒子先去達
生。不肯道。我只是隨着娘。轎走。吳氏不得已。只得上
了轎。去了。枉費成了一番。一句話也不說得。在轎裡
一步一恨。這番決意要勸送兒子了。那轎走得快。達
生終久年紀小。趕不上。又肚裡要出恭。他心裡道。前
面不過家去的路。料無別事。也不必跟隨得。就住在
後面了。也是合當有事。只見道童太素在前面走。將

來吳氏轎中看見了問轎夫道我家小宮人在後面
麼轎夫道跟不上還在後頭望去不見吳氏大喜便
叫太素到轎邊來輕輕說道今夜我用計遣開了我
家小業畜是必要你師父來商量一件大事則個太
素道師父受驚多次不敢進大娘的門了吳氏道若
是如此今夜且不要進門只在門外以拋磚爲號我
出來門邊相會說話了再看光景進門萬無一失又
與太素丟个眼色太素眼中出火恨不得就在草地
裡做半點兒事只礙着轎夫吳氏又附耳叮囑道你
夜間也來管你有好處太素點頭聳腦的去了吳氏

先到家中打發了轎夫達生也來了。天色將晚。吳氏是夜備了些酒菜。在自己房中。叫兒子同喫夜飯。好言安慰他道。我的兒。你爹死了。我只看得你一箇。你何苦凡事與我彊強。達生道。專爲爹死了。娘湏立个主意。擇日門面。做兒子的。敢不依從。只爲外邊人有這些言三語四。兒子所以不伏氣。吳氏回嗔作喜道。不瞞你說。我當日實是年紀後生。有了些不老成。故見得外邊造出作業的話來。今年已三十來了。懊悔前事無及。如今立定主意。只守着你清淨過日。能達生見娘是悔過的說話。便堆着笑道。若得娘如此見。

子終身有幸吳氏滿斟一杯酒與達生道你不怪娘
須滿飲此杯達生喫了一驚想道莫不娘懷着不好
意把這杯酒毒我按在平不敢飲吳氏見他沉吟曉
得他疑心便道難道做娘的有甚歹意不成按他的
酒來一飲而盡達生知是疑心差了好生過意不去
連把壺來自斟道該罰兒子的酒一連喫了兩三杯
吳氏道我今已自悔故與你說過你若體娘的心不
把從前事體記懷你陪娘喫個盡興達生見娘如此
說話心裡也喜歡斟了就喫不敢推托元來吳氏喫
得酒達生年小喫不得多所以吳氏有意把他灌醉

已此呵欠連天、只思倒頭去睡、了吳氏又灌了他幾杯、達生只覺天旋地轉、支持不得、吳氏叫丫頭扶他、在自己床上睡了、出來把門上了鎖、口裡道、慙愧也、有日着了我的道兒、正出來釐等外邊消息、只聽得屋上瓦響、曉得是外邊拋磚進來、連忙叫丫鬟開了後門、只見太素走進來道、師父在前門外、不敢進來、大娘出去、則個吳氏叫丫鬟看守、定了房門、與太素暗中走到前邊來、太素將吳氏一抱、吳氏回轉身抱、着道、小奴才、我有意久了、前日不曾成得事、今日先勾了帳、就同他走到兒子平日睡的堂前空床裡頭、

雲雨起來

一個是未試的真陽。一個是慣偷的老手。新簇簇小夥。偏是這一番極景堪貪。老辣辣淫幫更有那十分騷風自快。這里小和尚且衝頭水。陳繇他老道士拾取下風香。

事畢整整衣服。兩個同走出來。開了前門。果然知觀在門外。呆呆立着等候。吳氏走出來。叫他進去。知觀遲疑不肯。吳氏道。小業畜已醉倒在我房裡了。我正要與你算計。趁此時了帳。他快進來商量。知觀一邊隨了進來。一邊道。使不得。親生兒子。你怎下得了帳。

他吳氏道爲了你說不得況且受他的氣不過了知
觀道就是做了這事有人曉得後患不小吳氏道我
是他親生母就是故殺了他沒甚大罪知觀道我與
你的事須有人曉得若擺佈了兒子你不過是故殺
子孫倘有對頭根究到我同謀我須償他命去吳氏
道若如此怕事畱着他沒收場怎得像意知觀道何
不討一房媳婦與他我們同弄他在混水裡頭一攪
他便做不得硬漢管不得你了吳氏道一發使不得
取來的未知心性如何倘不與我同心合意反又多
了一個做眼的了更是不便只是除了他的是高見

明察者
並執一
偏以好
人爲過
人極之
所以爲
此不幸
之告然
豈亦天
救之宜

沒有了他我雖是
不好嫁得你出家人
只是認做見妹往來
誰禁得我這便可以
日長歲久的了知觀
道若如此我有一計
當官做罷吳氏道怎
的計較知觀道這間
開封官府平日最恨
的是忤逆之子告着
的不是打死便是問
重罪坐牢你如今只
出一狀告他不孝他
須沒處辯你是親生
的又不是前親晚後
自然是你說的話是
別無疑端就不得他
打死等他坐監也就
性急不得出來省了
許多礙眼况且你若
捨得他執意要打死
官府也無有不依做
娘的說話的吳氏道
倘若小業畜極了說
出這些事情來怎好

解無遺
兼自誤
可其全
笑

和奚驚奇

卷一

三

知觀道做兒子，怎好執得娘的？
頭，你便說是兒子不才，汗口橫蠅，官府一發怪，是真
不孝了。誰肯信他？兄且捉奸抱雙，我和你又無實跡，
憑據隨他說長說短。官府不過道是攔詞抵辨，決不
成爲了。兒子冤問娘奸情的，這決然可以放心。吳氏
道：今日我叫他去上父墳，他却不去，反到觀裡來，只
這件不肯拜父墳，便是一件不孝實跡，就好坐他。
只是裝瞞着他做知觀道，他在你身邊，不好弄手脚。
我與衙門人廝熟，我等暗接文時，設法准了狀，差了
人，徑來拿他。那時你纔出頭折証，神鬼不覺。吳氏道：

必如此方傳當只是我兒子死後你須至誠待我其
百、要、像、我、意、纔、好、倘、若、有、些、好、歹、却、不、枉、送、了、親、生
兒、子、知、觀、道、你、要、如、何、像、意、吳、氏、道、我、夜、夜、須、要、同
睡、不、得、獨、宿、知、觀、道、我、觀、中、還、有、別、事、怎、能、勾、夜、夜
來、得、吳、氏、道、你、沒、工、夫、隨、分、着、個、徒、弟、來、相、伴、我、耐
不、得、獨、自、寂、寞、知、觀、道、這、箇、依、得、我、兩、個、徒、弟、都、是
我、的、心、腹、極、是、知、趣、的、你、看、得、上、不、要、說、叫、他、來、相
伴、就、是、我、來、時、節、兩、三、個、混、做、一、團、通、同、取、樂、不
妙、哉、吳、氏、見、說、罷、興、勃、發、就、同、到、堂、中、床、上、極、意、尋
弄、了、一、回、嬌、弄、細、語、道、我、爲、你、道、寬、家、兒、子、都、捨、

復來竟
符錄驗
道不

打案驚奇

卷一

三

廣文堂

不要忘了我知觀罰誓道若負了大娘此情死後不
得棺殮知觀弄了一火已覺倦怠吳氏興還未盡對
知觀道何不就叫太素來試試知觀道最妙知觀走
起來輕輕拽了太素的手道吳大娘叫你太素走到
床邊知觀道快上床去相伴大娘那太素雖然已幹
過了一次他是後生羞怕再舉托地跳將上去又弄
起來知觀坐在床沿上道作成你這樣好處却不知
已是第二番了吳氏一時應付兩個纔覺心滿意足
對知觀道今後我沒了這小業種此等樂事可以長
做再無拘碍了事事恐怕兒子酒醒打發他兩個且

此日後
夜死之

建光之
眼

去明後日專等消息萬勿有誤千叮萬囑了送出門
去知觀前行吳氏又與太素捻手捻脚的暗中抱了
一抱又做了一箇嘴方纔放了去關了門進來丫鬟
還在房門口坐着打盹聞進房時兒子兀自未醒他
自到堂中床邊睡了明日達生起來見在娘床裡喫
了一驚道我昨夜直恁喫得醉細思娘昨夜的話不
知是真是假莫不乘着我醉又做別事了吳氏見子
達生有心與他尋事罵道你噉醉了不知好歹倒在
我床裡了却叫我半夜沒處安身達生甚是過意不
去不敢回答又過了一日忽然清早時分有人在外

敲得門響，且是聲高。達生疑心，開了門，只見兩個公人，一擁入來，把條繩子，望達生頸子上就套。達生驚道：「上下爲甚麼事？」公人罵道：「該死的殺囚，你家娘告了你不孝，見官便要打死的。」還問是甚麼事。達生慌了，哭將起來道：「容我見娘一面。」公人道：「你娘少不得也要到官的。」就着一個押了進去。吳氏聽見敲門，又聞得堂前嚷起，兒子哭聲，已知是這事了，急走出來，達生抱住哭道：「娘，兒子雖不好，也是娘生下來，如何下得此毒手？」吳氏道：「誰叫你凡事逆我，也叫你看我的手段。」達生道：「兒子那佛逆了母親？」吳氏道：「只

前日叫你去拜父墳。你如何不肯去。達生道。娘也不曾去。怎怪得兒子。公人不知。就裡在傍邊揷嘴道。拜爹墳是你該去。怎麼推得娘。我們只說是前親晚後。今見說是親生的。必然是你不孝。沒得說。快去見官。就同了吳氏一齊拖到開封府來。王爺府尹李傑升堂。那府尹是個極廉明聰察的人。他生平最怪的是忤逆人。見是不孝狀詞。人犯帶到。作了怒色。待他。及到跟前。却是十五六的孩子。心裡疑道。這小小年紀。如何行徑。就惹得娘告不孝。敲着氣拍問道。你娘告你不孝。是何理說。達生道。小的年紀雖小。也讀了幾

行書豈敢不孝父母。只是生來不幸。既亡了父親。又
失了母親之體。以致典詞告狀。卽此就是小的罪大。
惡極。憑老爺打死。以安母親。小的別無可理。說罷。
淚如雨下。府尹聽罷了這一篇。不覺惻然。心裡想道。
這個兒子會說這樣話的。豈是個不孝之輩。必有緣
故。又想道。或者是個乖巧會說話的。也未可知。隨喚
吳氏。只見吳氏頭兜着手帕。嫋嫋婷婷。走將上來。揭
去了帕。府尹叫擡起頭來。見是後生婦人。又有幾分
顏色。先自有些疑心了。且問道。你兒子怎麼樣不孝。
吳氏道。小婦人丈夫亡故。他就不認小婦人。晉東凡

事自做自主。小婦人開口說他，便自惡言怒罵。小婦人道：「是孩子家，不與他一般見識。」而今日甚一日，管他不下，所以只得請官法處治。府尹又問達生道：「你娘如此說你，你有何分辯？」達生道：「小的怎敢與母親辨？」母親說的是，是下府尹道：「莫不是你母親有甚偏私？」虞達生道：「母親極是慈愛，況且是小的，一個有甚偏私？」府尹又叫他到案桌前，密問道：「中間必有緣故，你可直說我與你做主。」達生叩頭道：「其實別無緣故，多是小的，不是府尹道：『既然如此，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母親告你，我就要責罰了。」達生道：「小的該責。」府尹見

這般形狀。心下愈加狐疑。却是免不得體面。喝叫打着當下。拖堂打了十竹篋。府尹冷眼看吳氏時節。見他面上毫無不忍之色。反跪上來道。求老爺一氣打死罷。府尹大怒道。這潑婦此必是你夫前妻或妾出之子。你做人不賢。要做此忍心害理之事麼。吳氏道。爺爺寔是小婦人親生的。問他就是。府尹就問達生道。這敢不是你親娘。達生大哭道。是小的生身之母。怎的不是。府尹道。却如何這等恨你。達生道。連小的也不曉得。只是依着母親打死小的罷。府尹心下着實疑惑。曉得必有別故。反假意喝達生道。果然不孝。

不怕你不死。吳氏見府尹說得利害，連連叩頭道：「只求老爺早早決絕。」小婦人也得乾淨。府尹道：「你還有別的兒子？」或是過繼的否？」吳氏道：「並無別個。」府尹道：「既只是一個，我戒誨他一番，留他性命，養你後半世，也好。」吳氏道：「小婦人情願自過日子，不情愿有兒子。」府尹道：「死了不可復生，你不可有悔。」吳氏咬牙切齒道：「小婦人不悔。」府尹道：「既沒有悔，明日買一棺木，當堂領屍。」今日暫且收監，就把達生下在牢中打發了。吳氏出去，吳氏喜容滿面，望外就走。府尹直把眼看着他出了府門。付道：「這婦人氣質是個不良之人，必

有隱情那小孩子不肯說破是個孝子我必要剖明這一件事隨即叫一個眼明手快的公人分付道那婦人出去不論走遠走近必有個人同他說話的你看看何等樣人物說何說話不拘何等有一件報一作說得的確重重有賞倘有虛偽隱瞞我知道了致你死地那府尹威令素嚴公人怎敢有違密地尾了吳氏走去只見吳氏出門數步就有個道士接着問道事怎麼了吳氏笑嘻嘻的道事完了只要你替我買具棺材明日領屍道士聽得拍手道好了好了棺材不打緊明日我自着人擡到府前來兩人做一路說

說笑笑去了。公人却認得這人是西山觀道士密將此話細細報與李府尹。李府尹道：「果有此事，可知要殺親子，略無顧惜，可恨可恨！」就寫一紙付公人道：「明日婦人進衙門，我喝叫擡棺木來。此時可拆開看了行事。」次日升堂，吳氏首先進來稟道：「昨承爺爺分付，棺木已備來，領不孝子屍首。」府尹道：「你兒子昨夜已打死了，吳氏毫無戚容，叩頭道：『多謝爺爺做主。』」府尹道：「快擡棺木進來。」公人聽見此句，連忙拆開昨日所封之帖一看，乃是硃票寫道：「立拿吳氏奸夫。」係道士看擡棺者，不得放脫。那公人是昨日認殺的，那里肯

差亦且知觀指點扛棺的正在那里點手擡脚待節公人就一把擒住了把硃筆帖與他看知觀掙扎不得只得隨來見了府尹府尹道你是道士何故與人買棺材又替他領人扛擡知觀一時賴不得只得說道那婦人是小道姑舅兄妹央浼小道所以幫他府尹道虧了你是舅舅所以幫他後外甥知觀道這是他家的事與小道無干府尹道既是親戚他告狀時你却諱停不得取棺木時你就幫襯有餘却不是你有奸與謀的這奴才死有餘辜喝教取來棍來夾起嚴刑拷打要他招出真情知觀熬不得口一招了府

尹取了規筆面供，供稱是西山觀知觀黃妙修，因奸
唆殺是實。吳氏在庭下看了，只叫得苦。府尹隨叫取
監犯把劉達生放將出來。達生進監時，道府尹說話
奸，料必不致傷命。及至經過庭下，見是一具簇新的
棺木，擺着，心裡慌了，道：「終不成今日當真要打死我。」
戰兢兢地跪着，只見府尹問道：「你可認得西山觀道
士黃妙修？」達生見說着，就裡假意道：「不認得。」府尹道：「
是你仇人，難道不認得？」達生轉頭看時，只見黃知觀
被夾壞了，在地下呻吟，喚了一聲：「正不知個甚麼緣故，」
只得叩頭道：「爺爺，青天神見小的，再不敢說。」府尹道：

翻林那
在這元
曉曉

我昨日再三問你，你却不肯說出，這還是你孝處。豈知被我一一查出了。又叫吳氏起來道：「還你一個有疑首的棺材。」吳氏心裡還認做打兒子，只見府尹喝叫黃妙修，拖番加力行杖，打得肉綻皮開，看看氣絕。叫幾個禁子，將來帶活放在棺中，用釘釘了，嚇得吳氏面如土色，戰抖抖的牙齒捉對兒，廝打府尹看釘了棺材，就喝吳氏道：「你這淫婦，護了好夫，忍殺親子。」這樣人，爾你何用？也只是活敲死你。」皂隸拿下去着實打，皂隸似鷹拿燕雀，把吳氏向階下一摔，正待用刑，那劉達生見要打娘，慌忙走去橫眠在娘的背。

上了口裡連連喊道小的代打小的代打早隸不好
行杖添幾個走來着力施開達生只是吊緊了娘的
身子大哭不放府尹看見如此真切叫早隸且住了
喚達生上來道你母親要殺你我就打他處下你正
好出氣如何如此謾他達生道生身之母怎敢記仇
況且爺爺不責小的不孝反責母親小的至死心裡
不安望爺爺臺鑒叩頭不止府尹喚吳氏起來道本
該打死你看你兒子分上畱你性命此後要去學好
倘有再犯必不饒你吳氏起初是打死了道士心下
也道是自己不得活了見兒子如此要替如此討饒

始知
計
也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心裡悲傷，還不知怎地。聽得府尹如此分付，念着見子，好底不覺，吊下淚來。對府尹道：「小婦人該死，負了執兒，今後情愿守着兒子成人，再不敢非爲了。」府尹道：「你兒子是個成器的，不消說。吾正待表揚其孝，達生叩頭道：『若如此，是顯母之失，以章已之名。』」小的至死不救。吳氏見兒子說罷，母子兩個就在府堂上，相抱了大哭一場。府尹發放寧寧去了，隨出眾喚西山觀音殿修的本房過衆來，領屍棺。觀中已曉得這事，推那太素、太清兩個道童出來，公人領了，他進府堂。府尹擡眼看時，見楚兩個美髯少年，心裡道：「這些出

美政也
若今世
必得之
作門子
笑

家人引誘人家少年子弟遂其淫慾這兩個美貌的
他日必更累人家婦女出醜隨喚公人押令兩個道
童領棺埋訖卽令還歸俗家父母永遠不許入觀討
了收管回話其該觀道士另行申勅不題直說吳氏
同兒子歸家感激兒子不品此後把他看待得好了
兒子也自承顏順肯不啻有違再無說話又且道士
已死道童已散吳氏無奈也只得收了心過日只是
思想前事未免悵悵不快又有些驚悸成病不久而
死劉達生將二親合葬已畢孝滿了娶了一房媳婦
且是夫妻相敬門風肅然已後出去求名却又得府

至死不
變節
向來得
心全
死也

尹李傑一力擡舉仕宦而終再說那太素太清當日
押出兩個一路上共話這事太清道我昨夜夢見老
君對我道你師父道行非凡我與他一個官做你們
可與他領了我心裡想來師父如此胡行有甚道行
且那里有官得與他做却叫我們領誰知今日府中
叫去領棺木却應在這個帶上了太素道師父受用
得多了死不爲枉只可惜師父沒下連我們也斷了
這路太清道師父就在你我也只好乾嚙唾太素道
我到不乾已畧畧沾些滋味了便將前情一一說與
太清知道太清道一同跟師父偏你打了偏手而今

真得還了俗。大家尋個老小解解僥罷了。兩個商量
共將師父屍棺安在祖代道塋上了。各自還俗。太素
過了幾時。想着吳氏前日之情。業心不斷。再到家
去打聽。乃知吳氏已死。好生感傷。此後恍恍惚惚。合
眼就夢見吳氏來。與他交感。又有時夢見師父來。爭
風。染成遺精夢泄癆瘵之病。未幾身亡。太清此時已
自娶了妻子。聞得太素之死。自嘆道。今日方知道家
不該如此破戒。師父胡做。必致殺身。太素畧桑也得
病死。還虧我當日能幹。不曾有半點事。若不然時。我
也一同做狂死之鬼了。自此安守本分。爲良民而終。

可見報應不爽。這本話文。凡是道流。俱該猛省。後人

有詩詠着黃妙修云

西山符籙最高強
直待蓋棺方事定

能攝生人豈度亡
元來魔祟在羶穢

又有詩詠着吳氏云

腰間仗劍豈虛詞

貪着奸淫欲殺兒

妖道捐生全爲此

卽同手刃亦何疑

又有詩詠着劉達生云

不孝還來是逆倫

堪憐難處在天親

當堂不肯分明說

始信孤兒大孝人

因風化
不小

若禁以
不孝錢
人先重
多矣

又有詩詠著太素太清二道童云

後庭本是道家妻，又向閑房作媚姿。
畢竟無侵能倖脫，一髻染脂豈便宜。

又有詩單贊李傑府尹明察云

黃堂太守最神明，作逆加譴法不輕。
偏爲陶奸成反案，從前不是浪施刑。

拍案驚奇卷十七 終